

女人的故事

汉宫女总裁

杜成维作品

女强人/华丽地/站在/成功之巅

铿锵玫瑰 坚强不屈

哪怕是再渺小的一个人，也能谱写出一篇辉煌灿烂的乐章

此书以女性的眼光审视这个社会，告诉读者在成功的道路上不能等靠，只有不断努力才能接近成功彼岸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人的故事：汉宫女总裁/杜成维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2014.1
ISBN 978-7-80232-599-9

I. ①女… II. ①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68021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巨山村 375 号
邮 编：100093
发 行 热 线：(010) 82546061 82546062
读者服务部：(010) 61157595
传 真：(010) 82546050
电 子 邮 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787 × 1092 1/16 印张：20.25 字数：350 千字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Chapter 1	一张银行卡	/ 1
Chapter 2	足浴城女老板	/ 6
Chapter 3	贵妃美容院	/ 10
Chapter 4	肥婆闹汉宫	/ 17
Chapter 5	囚禁美人	/ 33
Chapter 6	夜半歌声	/ 50
Chapter 7	魔鬼与肥婆	/ 63
Chapter 8	初夜没情况	/ 73
Chapter 9	祸起萧墙	/ 84
Chapter 10	占领城中央	/ 96
Chapter 11	唯一的恐龙	/ 111
Chapter 12	血往一处流	/ 118
Chapter 13	尤三姐抄家	/ 126
Chapter 14	针锋相对	/ 132
Chapter 15	年关夜坐禅	/ 138
Chapter 16	尤家的秘密	/ 148
Chapter 17	内忧外患	/ 156
Chapter 18	追踪尚武村	/ 166
Chapter 19	独当一面	/ 178
Chapter 20	开业停业	/ 187

Chapter 21	同行暗算	/ 195
Chapter 22	惊鸿照水来	/ 205
Chapter 23	风水先生	/ 217
Chapter 24	神仙姐姐	/ 225
Chapter 25	危如累卵	/ 236
Chapter 26	总裁内讧	/ 243
Chapter 27	两颗地雷	/ 250
Chapter 28	玻尿酸事件	/ 263
Chapter 29	日久见人心	/ 273
Chapter 30	静月庵尼姑	/ 284
Chapter 31	生离死别	/ 294
Chapter 32	第九次危机	/ 302
Chapter 33	战略合作	/ 307

Chapter 1

一张银行卡



雷振邦开着一辆白色皇冠来相亲，说我还像大学生，听不出满意不满意。我有些紧张。心脏离耳朵那么远，我都听得见跳动的声音。

我紧张，不仅仅是因为听不出他满意不满意，还因为他长得活像深山里闯下来的大黑熊，黑皮糙肉，头大脸方蒜头鼻子，真好比电视剧《封神榜》上的雷公，只是稍微好看一些而已。这显然不是我的菜，我的菜是黎明蔡国庆一类的帅哥儿。

西装还是挡不住一身霸气，雷先生说话走路都咄咄逼人虎虎生风。

“咱们走，这里的饭店，没有一家够上档次的，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夜幕早已从大海那边拉了过来，A市变成眼花缭乱的灯海，晃得人头晕目眩。

我忐忑不安，说这里的饭店酒家都挺好的。雷先生目光锐利也不乏幽默，一眼看到我心里去，说莫非你怕我把你拐卖到巴基斯坦阿富汗没水喝吗？我只好一咬牙把自己交给熊瞎子，上了他的白色皇冠，坐到副驾驶位子，左边半个身子立即僵硬起来。

皇冠驶入灯海，犹如鱼儿游进绚丽多彩的海底世界。

一会儿，车子开上盘山公路，两旁古木森然，黑幽幽一片，车灯如同两只螃蟹大脚趴在半山上，几回好险没掉进山涧底下。

我想起日前A市晚报刊载，警方破获两起拐骗妇女儿童黑社会团伙，女人卖到环太平洋小国当坐台小姐，女孩卖给穷山沟里人家当童养媳。桃花盛开季节，今夜身旁的大黑熊，会不会把我王艺华拉到荒郊野外，赶下车去，在茅草丛中先奸后杀？

“你，你这是要去哪儿呀？怎么，怎么开进山里头来啦？”

大黑熊不说话，扳着脸孔，黑煞着脸，愈发像黑社会头目，就差没亮出尖刀来。

“去哪？”我的脊背已经渗出涔涔冷汗，“你到底要去哪？”

雷黑熊转过头看我一眼，又看一眼，终于说话了：

“怎么？你王小姐不相信我？怕我吃了你？”

“我能不害怕吗，你，你这人怎么啦？”

“不过，你这女人确实单纯，轻易就跟人走了，要是真的上了贼车，你也跑不掉了，是不是？嘿嘿，别怕，我不是坏人，马上就到。”

“我不怕，告诉你，我已经记下你的车牌号码，发送给我的女友了！”我斗胆叫道，“还有我们领导！”

黑熊又转过头来，射出两道冷箭似的眼光，令我哆嗦一下。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十六岁当兵，军龄二十四年。诺，你自己瞧去吧！”

他从口袋里拿出三个小本子，扔到我怀里，随手掀亮车顶灯。

转业军官证，身份证件，驾驶证。我就着车顶灯认真看了一遍，应该不是假证，心里稍安。为了缓和气氛，我故作聪明，大声惊叹道：

“你还曾经是上校哪，正团还是副师？”

他的脸肌松弛下来，仰起下巴，有了一些志满意得的笑影，矜持着不说话。

“我爸也是上校，正团，他十年前转业了。”

“你爸哪个部队？”

“总后 xxx 部队，坦克团。”

“哦，大裁军后，编制取消了。你爸他们这代人很辛苦，没有赶上好时候哟！”

他拍拍方向盘，说道：“我们到了。”

雷黑熊带我走进一座叫皇家鲍翅坊的小别墅。

服务生打扮得犹如英国皇室仪仗队员，毕恭毕敬，轻声细语。

雷黑熊挑选临窗的位置，坐定之后，连征求我王艺华一声意见也省略了，肉乎乎的嘴唇上下一碰，就说出几样闻所未闻的菜名。翠椒蜗牛，珍珠裙边，核桃鱼膘，鲍鱼龙舌羹，海参鱼翅煲，酒香小虾馅，饮料则是蓝色妖姬和夏威夷绿雪。

雷黑熊点完菜才抬头认真看我一眼，我的脸腮刹时犹如被咬了一口。打一句恶毒的比方，如果说吕银芝的眼睛像麋鹿，邹伟汉的眼睛像老狗，那么眼前这家伙长着一双贼亮贼亮的公狼眼睛。

我不瞧他，这么好吃的东西，装啥子清纯，扮什么淑女？我斜乜着眼角看他，他怎么着，我跟着怎么着，他用叉我用叉，他用刀我用刀，我是导医，使用刀叉镊剪我一看就会。

当然也不是白吃，我一一回答他诸如籍贯、民族、年龄、学历、家庭成员等等提问。他却也投桃报李，主动介绍自己的情况，显然情场老手一个。

“小王，实不相瞒，我离过两次婚。我父亲是一位少将副军长，我的第一个老婆就是该军政委的女儿，大我一岁，权力欲虐待欲都很强，当了总医院的医务部主任后，像当了司令员一样，成天发号施令，凡事都得听她的，稍不如意就大吵大闹，训儿子似的，实在叫人受不了。”

“当官的女儿嘛，有些脾气可以理解。”

“可也不能奇货可居呀，我是个男人！儿子七岁那年我们离了婚，她居然跑到我办公室泼汽油，吓得我在同事的掩护下开路虎逃命，撞倒两根电线杆一辆北京吉普……”

我忍不住无声一笑，大黑熊吓得夺路而逃的样子，该是多么戏剧化的场面呀。

“我的第二个老婆是省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的独生女，比我小七岁，是文工团的歌唱家，声带坏了，才死心塌地跟着我。开始还行，生了儿子就不让我碰，夫妻没了那档子事，还算夫妻么？我尽量憋，憋急了就吵。后来，我儿子受她妈挑唆，恨死我了，被窝里放子弹，衣柜上挂手雷，还拧开几次煤气，他说早晚要用爱国者导弹定点爆炸。老岳父是军政委的警卫员出身，无计补苍天，碍着他的老首长，我少将老爸的面子，劝女儿办了离婚手续。”

“唉！”我衷心哀叹。“看不出你还有这么倒霉的经历。”

“我还没说完哩，倒霉透顶啦！我转业后，就一气之下从北到南走得远远的。来到A市办事处，同事们看我形单影只怪可怜的，都劝我切莫灰心，振作精神重新组织一个家庭，还有意招聘一位漂亮的女秘书康茹。她看似乖乖女，我和她处上了。妈的，还没处一年，婊子养的康茹，就跟外面的人好上了，骗走我二十三万元，留下一顶破绿帽子。”

我听傻了，同情感油然而生。

“吃吧吃吧呆啥呀？小丫头，这么瘦，我的胳膊有你腿粗，嘿嘿！我这个人心直，说话不好听，也不爱拐弯抹角，累得慌。实话跟你说吧，我五十岁之前不想再结婚了，婚姻太伤人了！今夜相亲，你丫头要是愿意跟着我，我不会亏待你，给你买一套两居室，还买一个门诊部，你去管理，利润嘛对半分成。”

“这，这，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我算你什么人呢？”

“爱算什么就算什么呗，这年头，婚姻就他妈一张废纸，想离婚时还麻烦透顶。咱俩处处，合则来，不合则去，不挺好的吗？”

“我可是传统女孩！”

“我还是传统男孩哩！不是逼出来的吗？”他沉不住气，又说道：“你想想，结了婚，又会你他妈的要孩子，我拢共都有两个孩子了，一把年纪，没心思要孩子了。孩子有啥屁用，还要对我定点轰炸！”

“你都只考虑你自己。”

“要不那怎么办？女人就是麻烦，非要孩子不可。我他妈的最不缺的就是孩子了！”

我轻轻冷笑一声，也许出于嫉妒心理吧，居然斗胆冒出一句话来：

“恐怕也不缺女人吧？”

雷黑熊生气了，摆了一下头，气哼哼地说道：

“王小姐，你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哦？难不成我雷某人离了婚就得一辈子打光棍，把自己晒成鳗鱼干？你也不看看A市这地方，男女比例这么严重失调你知道吗？三比七！女人七，美眉大把多了去！我跟你说，你还真别不信，A市别的不说，单说年轻漂亮气质高贵的女人，那是海了去！可男的，真有点模样又有些钱的有多少？稀罕着哩！怎么啦，你听了不高兴？好好，你不爱听我就不说。不过小王呀，你又何苦一见面就逼婚呢？先找找感觉不行吗？多了解了解嘛，你有你的优点，我有我的缺点，咱俩说不定交往三年五载，感觉舒舒服服很合适，还真去领一张证也说不定呀……”

我有一点耻辱感，我还感到压抑，于是打断他的话说道：

“雷先生，我们互相间还不了解，你不觉得说这些话为时过早吗？”

他嘿嘿一笑，不以为然地说道：

“我说小王呀，你是哪里人呀，乡下姑娘？晓得这是什么时候呀？火箭时代呀，由得了你慢吞吞？不过也行，我现在恰巧就有一个很好的互相深层次了解的机会。法国WPSCD公司请我们去欧洲学习考察，我可以带你去。你别担心，这不是慷国家之慨，全是对方花的钱。WPSCD购买我们公司的产品，我们按规定报了价，对方却自己提出升价，把升价的钱转到一家他们操纵的咨询公司，作为他们的业务咨询费，再由咨询公司向我们咨询，用业务咨询费给我办理学习考察，合理合法，你想查都查不出来。我每年都把这份待遇让给别人，今年就让一份给你吧。”

我还没听明白他们把钱怎么样转来转去的，我只听明白他想说这不是腐败，请我一百个放心跟他出国。我很想出国，小的时候就想得很，但我很不

想这么快就跟他这样零距离接触。我正在心里纠结着，他已经“嚓啦”一声拉开黑色公文皮包，拿出一把银行卡，扔给我一张，说道：

“洋鬼子还考虑得很周到，这是给我们每人一张的置装费。你去买几身衣服吧？过几天会有人去找你办手续，你有第二代身份证件吧？”

我的心尖一阵悸动，分不清是高兴还是害怕，不过我本能地伸出手去，把银行卡推到他面前，说道：

“雷先生，这不妥，我不是说学习考察不妥，这是你们生意上的来往。我是说，这太快了，我们刚刚认识，就跟你出国，别人知道了，不知会怎么想的。”

“怎么想？关键是你怎么想？那好，你再想想吧。”

在很尴尬的气氛中结束了情人节的约会。

雷黑熊送我回塘石村，路上一言不发，我有点歉意，也晓得王艺华外交史上重要的一页翻过去了，永远地翻过去了。

白色皇冠“嗤”一声停在宿舍大楼前面，有人探头窗口观看。

我推开车门下去，雷黑熊却抓住我的手提包，塞进那张置装费银行卡，说：“你再想想，不同意也没关系，就当见面礼物吧。”随即“呼”一声关上车门，车子疾速掉头，呼啸着直奔公路，眨眼间就消失在暗夜之中。

回到宿舍，推开房门，吕银芝黄鼠狼似地从卧室窜出来，劈头问道：

“怎么样怎么样？有戏没戏？”

“妈的，如今的男人，有点权势，狗眼看人低！”

“不会吧，我刚才扒开窗帘看，送你到家门口呀！”

“太压抑，太压抑，三座大山，还得像牛像马做一辈子奴隶呀？”

“你以为你是谁呀？娶你当太后呀？天天请安呀？”

我低头无语，却看见茶几上烟缸里有几只红塔山过滤嘴，半瓶金威啤酒。抬眼看吕银芝脸上，残留着激情燃烧之后一片经久不褪的红晕，衣裳也还没有扣整齐，胸沟还露着。但是，推开我自己房门的时候，却看见门扇下面有两片砸坏的手机外壳，吕银芝慌忙过来收拾。她的丈夫去巴西当倒爷，和一位黑女人倒下床，她怕艾滋病菌爬过来，休书已寄到巴西，只等办证件，邹伟汉主任就急急忙忙爬上来。

“银子，你们吵架了？”

吕银芝不说话，耸起的肩膀一阵颤抖，走进卧室，伏在床上呜呜咽咽起来。

Chapter 2

足浴城女老板



今天下午，恰巧与吕银芝同时休班。她要带我去见一位成功女人。

何谓成功女人，按照吕银芝的价值观，在特区 A 市，能空手套白狼发横财的，卖内衣卖自来水卖假货假药的，都是成功，一句话，只要不是杀人抢劫贩毒卖枪能发达起来的，全是！

吕银芝自己当然不是成功人士。当了一年收费员，三年药房管事，两年小出纳，到头来两袖清风，连一个成功者都勾搭不上，成事都谈不上，何来成功。

我王艺华当然也不是成功人士读中文专业，却穿护士服，戴船形帽，当导医斜披四寸宽红绸带，一天十二个小时呲牙裂嘴笑得腮帮子又麻又酸站得双腿儿又痛又肿。

成功人士就是要胆气有胆气，要心计有心计的米玫瑰。

我们稍稍化了淡装，就去泰山广场祥云楼，米玫瑰住在 A 座 201 室。

防盗铁门一开，吓我一跳，探头出来的女人，头上包了一块巨大的桔黄色头巾，用鹰鼻猫眼河马大嘴形容并不怎么刻薄。两只大波与身材太不成比例，简直要冲破水红色真丝绣花睡衣，我立马怀疑是两只假货。

“狼外婆，又关起门策划什么谋财害命勾当？”

“小妖精，想死我了呀！”米玫瑰中气十足，声浪很大，“嗳哟哟，瞧我这眼神儿，后面还来了一个小明星，模特儿还是电影演员？”

“啥也不是，咱们同心门诊部的大美女人称‘大美’的就是！”

“米大姐好，我叫王艺华。”我打过招呼。

“正想你，你就来了，有一座金山银窟！”

“什么金山银窟？”吕银芝顿时来了精神。

“有一家美容院，老板赶着出国去结婚，想尽快转让出去，好大一个，才八万元，便宜得像一堆狗屎，你们要不要？”

“这么好的一堆狗屎，你怎么不自己要？”吕银芝反问道。

“我忙得过来吗？足浴城，土特产公司，我忙得过来吗我呀？”

“美容院，好是好，可我没干过呀？会不会有风险？”吕银芝沉思着说道，“玩不过来，就真变一堆狗屎了。”

“你不就叫‘银子’吗？要银子胆子这么小，脑子又不开窍，哪来银子？都三十好几奔四十的女人了，还不搏一搏，待到老来喝西北风呀？”

吕银芝听了，一阵危机感涌上心头：是呀，没有捡到好男人不是自己不捡，没办法的事，不想冒一点风险，过了这村可就没好店了。她的思绪在心里打了一个转，有痛定思痛之状，问道：

“美容院好坏关键是看地点，周围有钱人多不多，特别是要看二奶多不多。”

“多了去了！地点就在翠湖，四周全是富人区，别墅从湖边盖到山顶。山脚下的芳菲花苑，就是闻名全市的二奶村，常有作家来体验生活，什么时候书一出来，就闻名全球，到时候，想找个地方办美容院，做梦去吧！”米玫瑰意犹未尽，接着现身说法道：“美容院相当赚钱的，就像我，每星期去两次，一次做脸部和身体护理，一次减肥，月卡三千多元，暴利呀！只要有一百个人来办月卡，多少钱啦？三十几万一个月呀！一年三百六十多万，少说啦，可以用来办几十家连锁店哩！人要发起来呀，真不用一年半载哦！”

吕银芝顿时有“少孤为客早，多难识君迟”，责怪米玫瑰不早说。可是转而一想，最现实也是最严重的问题摆在眼前，她最终还是长叹一声，说道：

“可惜我没钱呀！”

“找邹伟汉！”米玫瑰理直气壮地建议，“找他邹主任嘛！”

“他呀，别想了！”吕银芝恨恨地说道。“他老婆快不行了，肾衰，要换肾，愁得像枯老头子，刚从我这儿要去五千元。”

“白痴！”

米玫瑰骂了两个字，大抵觉得不屑一骂，干脆闭嘴。

思谋良久，吕银芝不死心，忽然提议道：

“要不这样好不好？咱们合作，咱们是好朋友嘛，刘关张！最主要的是米姐有管理经验，米姐当老板！”

“你钱不够我借给你，但是老板要专职住店，我分不开身，顶多当顾问。”

“我也暂时分不开身，做门诊部的财务不是说要走就能走的。只有导医说走就能走，大美脑子比我聪明多了，有板有眼的，再说大美年轻漂亮，往美容院那儿一站，活广告，没准连男人都蜂拥来办月卡！”

米玫瑰的河马大嘴一开，哈哈大笑，乐得又一拍大腿，叫道：

“行！就这么定了！我米姐当顾问，大美当老板，银子当财务！”

咋一回事呀？绕来绕去绕到我王艺华当老板啦？我也是心动过，人生难得一搏嘛，我只是感到突然，又因突然而不安，又因不安而畏缩。此时不知怎么的，我想起妈妈讲的一个故事，说五七年反右派，单位按人数5%摊派任务，有一个单位开了一整天会还是定不下来谁当右派，这时候有个年青人出去上厕所，大家说就是他了，年青人小便回来就当了右派。今天，从来没有想到当老板的我王艺华，就这样在不留神之中，被分配了，被捧上老板的位子啦？

“我？我不行，我真的不行！我，我怎么能当老板呢？开啥国际玩笑！”

“行，行！我米姐看你行你就行！”

吕银芝看我真的急得满脸通红语无伦次，于心不忍了，连忙解围道：

“看你大美急的，不就说说？不说了，不说得好不好，今夜不说这事！”

是呀，瞧我急啥子呀，不就说说而已吗？由此可见就不是出息的货色！

回到宿舍，冲澡后，心情已经风平浪静。

我和吕银芝照旧坐在小客厅里的布艺沙发上，一边贴黄瓜面膜一边胡聊神侃自然又聊到米玫瑰。这位大姐二十八岁那年就死了丈夫，带着一个六岁的孩子闯天下，现在不缺钱也不缺男人了。

“大美呀，我每次从米姐家里回来，都一个晚上睡不着。凭啥呀，她是美女吗？她要是美女，我吕银芝可以算是世界小姐了！”

“你们的价值观是相同的，可实现的途径不同，你是不管做什么能发起来就是成功，对付的是整个社会，这容易么？米姐对付的只是一个男人，至于对付整个社会那是男人的事。捷径！她走了捷径，她成功了！”

吕银芝沉思有顷，而后一边点头一边说道：

“哦哦！我对付社会，她对付男人？这话有味道，是读书人思索出来的。有道理，是很有道理呀！他妈的，我小看你大美啦！那么你呢？你大美的价值观是什么呢??”

“我？我还有点糊涂，我好像还没有完全形成。”

“你得赶快想清楚，赶快形成，我可不能等了，我都是残渣了，得赶紧改弦易辙，没准一不留神，最后还踩到一堆金牛屎哩！”

我们都小心在雷区边沿走，没敢再提美容院那事儿，怕一夜睡不着。

夜深了，飘起细雨，屋外芒果树沙沙地响着。我躺在床上直打哈欠，眼睛却睁得大大的，没完没了地想着心事，想得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轻轻的敲门声。

轻轻的脚步声。

轻轻地，大门打开了。

吕银芝压抑着嗓门骂道：

“你这个没良心的，只有这件事惦着我，你别再来了。”

“有什么事白天说好吗？让我进去，我想死你了。”

“别碰我，我再不是以前的我了！”

“我求你，求你了，求你——”

小姑居处本无郎，却常有巫山神女梦。

邹伟汉主任低声下气的样子肯定很滑稽。

吱吱喳喳一阵，邹主任不知怎么摸索的就把吕银芝降服了。

这座楼房建筑质量太差，包工头不知黑了多少钱，连墙体都没夯实，隔壁房间的声响清晰可闻。别看邹主任道貌岸然，俨然正人君子，其实是一个大流氓，吕银芝也太他妈的玩过头了，完全不顾及隔壁还有一片春意盎然生机蓬勃的土地。真正是：白天是天使，晚上是魔鬼！

我只好用被子把头蒙上。

但我还是把被子掀开，不是闷。

我忽然想起雷黑熊。

他也会这样流氓吗？

他说不定更流氓，瞧他黑不溜秋的一身的蛮力！

屈指数来半个月早过去了，今天都第十七天了，黑熊雷振邦还没派人来找我取照片与身份证，去办理欧洲旅游手续，不知何故，也许就在这两天，也许改期了。我到底是革命军人家庭出身的长在营房里的80后，虽然不赞成世上只有“藤缠树哪有树缠藤”的话，但面子和尊严却是很看重的，我不会去熊窝里寻找他的，而且当时离开得太尴尬也太匆忙，他居然没想起也没来得及给我电话号码。吕银芝也问起这件事，我只能搪塞说雷黑熊让我们双方都认真考虑考虑再作决定。不过，我倒是很快就去民生银行自动取款机验证了那一笔洋鬼子给的置装费，竟着着实实把我吓一跳，三万元人民币！我王艺华此生还没有一次性拿过这么多钱，登时手掌心发热起来，手臂也发热起来，最后是连心脏也发热起来。吕银芝说男人是世界上最宝贝的东西，米玫瑰说女人没有男人无法成功，难道我王艺华也需要男人来拯救？可是我爱他吗？真的爱那一只黑熊吗？妈妈凌剑雨临终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华儿，没有好男人，宁可独身！”妈妈是看到我点头的时候，才松开冰冷的筷子般的五根指头永远地走了。

夜沉沉，一阵风一阵雨，直到天明。

Chapter 3

贵妃美容院



贵妃美容院座落汉王街口，对面确实就是米玫瑰说的长满荷叶的翠湖，四周全是富人区，她说的别墅从湖边盖到山顶去有些言过其实，但雄性霸气的高楼大厦触目皆是，被人称为二奶村的芳菲花苑，也真的只有咫尺之距。

我们门诊部白天很难请假，这天中午，我和吕银芝利用吃饭的时间，做贼似地溜出来，打出租车直奔贵妃美容院。米玫瑰已经在里面做了全套美容美体，一边洗脸一边等着我们的到来。

“你们好，欢迎光临！”一位十八九岁的小佳人笑眯眯走过来，躬下腰身说道。“两位美女是第一次来吧？你们想做什么项目呢？我们现在正搞活动，打八五折，补水基础护理体验价才20元，要不要试试？”

米玫瑰卸了妆，虽然素面朝天，但补足了水分，反倒比平时清明鲜亮了不少，灯光下皱纹也少了，着实年轻了许多。她对红粉小佳人说道：

“她们俩不是客人，我米姐的朋友，来看店的。”

美容院的面积不算大，三百五十多平米，装修也简单。杏黄色的窗帘，浅绿色的地毯，墙上挂着各式减肥和经络调理的彩图，进门便可看见一个酒红色布艺沙发，上面有七八个熊猫抱枕。服务台设在门右侧，左首靠墙是一个木制展柜，里面摆着各式美容产品，展柜顶端一排小灯照射下来，放置产品的红绸布上的玻璃碎块儿，水晶似的金光灿烂，很是耀眼夺目。展柜右侧立着一个半截模特儿，穿着塑身内衣，模特儿左边有一台紫色香薰灯，缕缕雾气随着灯光闪烁飘曳出来，精油淡雅的香味便弥漫整所美容院。

服务区在大厅左侧，一条狭长的走廊，两边是小屋，右边四间，左边八间。左边的房间较小，每个屋里有一张美容床，一间配料室。右侧的房间较大，一大还连着一小，小的仅有美容床，大的还有太空舱和各种美容仪器。走廊尽头是桑拿淋浴室和卫生间，一排落地大镜子。

“你们的客人多不多呀？”吕银芝一边参观，一边问陪同参观的咨询小姐。

“很多呀，每天都能来二十多个，我们光会员就有五百多人，要是我们

人手够，还会更多。”咨询小姐拿出一摞粉红色会员资料，递给吕银芝。“大姐你看看喽！”

吕银芝接过资料簿，看了我一眼，贫血的脸庞红朴朴的，眼睛像灵魂点亮的灯盏。她搂着我的脖子，趴在我耳朵旁小声说道：

“怎么样，天可怜见，现在该轮到我们发财了吧？”

“看你急的，”我白了她一眼说道，“还没决定买哩！”

吕银芝见我没有积极响应她的暗示有些不高兴，她独自走到那个乳白色半截模特身前，指着塑身内衣问咨询小姐道：

“这套内衣不错，多少钱？”

“当然不错喽，韩国最新款！这不是普通瘦身内衣，是远红外塑型瘦身多功能内衣，不仅可以塑型瘦身还可以治疗妇科疾病，比如乳腺炎、阴道炎、白带过多、子宫下垂……”咨询小姐耐心解释以后才说到实质问题：“这套内衣按它的实用价值，一点都不贵，上衣连着裤子，才四千八百元，我们现在正搞活动，可以打八五折，活动截止时间到下个月十五日。”

天！四千八百元还说不贵！真是进了美容院，才发现自己是贫雇农。

连淋浴室卫生间都探头探脑看了一遍，我们才从美容院出来。之后，去了对面的上岛咖啡厅。

一进门，吕银芝就兴奋地抓住我的胳膊，嚷道：

“大美，千万别再犹豫不决了，这店咱们一定得要下来，我看仔细了，哪儿都很好，而且才八万元，多便宜呀！”

我心里有点乱糟糟的，类似于“梦回愁对一灯昏”的那种境界，皱着眉头说道：

“可是我们不会经营美容院，我这还是平生第一回进美容院哩，而且又没钱，万一赔了怎么办？”

米玫瑰听了，撇了一下河马大嘴，不悦地说道：

“哪会赔呢？你没看见她们连那套叫什么塑型内衣，都敢卖四千八百元，要是搁在街道的摊面上，卖个二百八就都贵了。关键是看那些客人呀，哪一个不是成千上万开银卡金卡？我来这个美容院做全身护理也有三个多月了，老板欧也尼我熟悉死了，她捞够了，现在急着去结婚，要移民新西兰，只好跳楼价卖了。她说这个店虽小，但每个月纯利润就有十八万多。”

“天！一个月有十八万多呀！嗳！我们不算那么多好不好？我们少算五万吧，就算十三万。一年实打实不少于一百五十六万元呀！你想想大美，我们赚一个月，再开一家店，一年就开十家吧，就算五家好不好，只要两三年，

咱们就有十几二十家连锁店了。一年一千来万元呀玩儿似的，大款就是这样当上的！男人有什么了不起，白领有啥稀罕，老富翁算啥鸟东西？咱那时有豪门巨室，有奔驰宝马，帅哥一大串屁颠颠跟在身后，气死他们鸟男人乌龟王八蛋！”

吕银芝很亢奋，当上富婆了似的，但我总感到有点儿不对劲儿，有点儿忐忑不安，可又想不出问题出在哪儿，这不是叫预感吧？第六感官？

米玫瑰又张开河马大嘴了，显然主要是说给我王艺华听的。

“女人家开美容院，除了赚钱，更重要的是为了自己年轻漂亮。天天泡在美容产品里，你想不漂亮都难。你看那些美容师，都是农村女孩子，原本是黑不溜秋粗腿大脚的，经过粉妆玉琢，哪有丁点儿农村味儿？一个个皮肤像剥去壳儿的鸡蛋，眼睛鼻子手指头水灵灵芦笋尖儿一般，哪个男人不想欣赏她！你大美，不是我说你，一个导医小姐，有什么前途？真等你干上医生呀，上公交车都有人给你敬老让坐了！就算你现在年轻漂亮能傍男人，待到人老珠黄了怎么办呢？女人一定要有点钱，有自己的事业，要不我米姐怎么会去办公司开足浴城呢？你们不在富人堆里生活，根本不晓得我们这些人有多寒酸落魄。你们也没看见，如今但凡有几个钱的太太奶奶小姐小妹，谁个不死命往自己的脸上折腾？你看那一套塑身内衣，我都还怀疑是尼龙涤纶做的，四千八百，白痴才要哩，可还真有些白痴要买，为什么呀，不就想着能管用一点点也好？你们初次进店，还没看见别的项目，光电波拉皮，十次一疗程，三万八千元，还是优惠价哩！”

吕银芝微昂着头，神往地说道：

“啥时我有钱了，首先一定去瑞士扎羊胎素，打完以后年轻十五岁，回来儿子认不出娘！”

“你还年轻十五岁？邹伟汉和你站在一起，不得像老爸领着小女儿呀，寒碜不寒碜他呀？”

“早把他踹了，咱有钱，咱年轻，啥样的好男人没有呀？嗬！”

“说得对！”米玫瑰粗野地拍了一下桌子，又说道：“银子说得太好了，狗男人都死到一边去，就留一个酒店大厨师！”

我下定决心入股不是因为她们的雄心壮志雄才大略，而是三天后的那个夜晚的灵机一动。

吕银芝新结识的朋友安子祺请她吃饭，她说你给王艺华介绍的那个办事处雷主任，什么鸟蛋一个人呀？他要王艺华认真考虑考虑，可人家都考虑好了，他自个儿考虑好了没有？都半个多月了，吊啥胃口呀？卖啥关子呀？以